

Studies in Rhetorical Questions of Modern Chinese: A Review and a Vista

Shi Fenru

摘要 现代汉语反问句已有研究成果颇丰。从研究内容上说, 现有研究已经开始运用多种语用学理论对反问句性质特征进行探讨; 不断发现和整理出反问句特有的句法结构; 多角度、多层次分析整合反问句的语义语用条件和交际功能; 同时, 反问句教学法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从研究方法上说, 现有研究逐渐从以归纳描写为主过渡到使用实验统计等方法, 这种转变无疑加强了反问句研究的科学性。但我们在肯定进步的同时也发现有些问题值得注意: 有的研究运用语用学理论分析反问句, 但对语用学理论本身把握得不够准确深入, 因此虽然语料翔实、描写细致, 但分析流于表面化, 解释力明显不足; 反问句教学法研究中, 虽然使用了统计和调查方法, 但普遍存在被试数量少、语料较单一的问题, 降低了结论的可信度。另外, 分国别的反问句对比与习得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些问题都将是今后反问句研究的着力点。

現代中国語の反問文の研究はこれまで多くの成果が上がっている。近年では語用論による分析が多く現れ、反問文の構造や意味機能などに関する研究にも著しい進展が見られた。研究方法については、記述研究だけでなく、実験や統計的な手段による研究も現れ、反問文研究における科学的な客観性、信頼性が高まってきた。しかし、同時に多くの問題も残されている。例えば、語用論的な分析視点を導入する場合には、理論

背景に対する理解の不足や文法論的な方法と語用論的な方法との間の混乱が起こることもしばしばある。本研究は中国語反問文の研究の歴史を顧みつつ、今後の発展の可能性について論じる。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史 芬茹
(SHI FENRU)

引言

反问句，又叫反诘句，是汉语中使用相当广泛并相当有特点的一种句式。它采用与疑问句相同的结构形式，表达与句表意义相反的深层语义内容，以此来达成某种言语行为效果。一般来说，反问句若用在政论文或抒情散文等书面语体中，多起加强语气、加重感情色彩等作用，能达到很好的修辞效果；而若在口语交际中出现，其表达的语气和功能则是复杂多样的。既可表示讽刺、责备，也可表示提醒、劝慰，甚至可用于寒暄与客套，如一些习用化的反问形式如“哪里哪里”、“哪儿呀”、“那还用说”、“可不是吗”等都是交际常用语。可以说，反问句是中国人表情达意的一种重要句式。

反问句古已有之，早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便很常见。仅举一书为例：经陈志明（2000）调查，《论语》全书共有疑问句 326 句，其中反问句有 183 句，占到了问句总数的 56.1%。对反问句的关注也是古已有之，不过一直是被纳入虚词研究的领域。马建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马氏文通》中（1898，1983 年版，361-377）谈到了传疑助字。他认为“其为用有三：一则有疑而用以设问者；一则无疑而用以拟议者；一则不疑而用以咏叹者”。又曰“夫拟议之句，本无可疑之端，而行文亦无句句僵说之法，往往信者疑之，而后信者愈信矣。……而句意与状字往往有反比例焉”。

文中提到的拟议之句，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反问句；而“其为用”中的后两用，概括出反问句特有的作用。其后杨树达（1930，1984年版，379-386）、黎锦熙（1924，1992年版，241-247）等也都在著述中通过对虚词的分析，描述了反诘的现象和作用。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反问主要是作为一种修辞方式被研究和讲解。首先将反问纳入修辞学领域并作为一种辞格提出的当属唐钺的《修辞格》（1923），该书名之曰“诘问”；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2001年版）则将反问称为激问，属于设问的一种：“这类的设问，常以否定的形式表示肯定的意思，肯定的形式表示否定的意思。在所有的辞格中是一种奇特的辞法，除了知切情急的特殊情形之外，总是不用它”。这段说明奠定了传统修辞学对反问句的认识基础。以此为发端，多部现代汉语教材都将反问纳入修辞学范围，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2002增订版）、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1997重订本）以及197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写的教材《语法修辞》等；而专门的修辞学著作（如郑颐寿《比较修辞》（1982）、王希杰《汉语修辞学》（1983）、吴士文《修辞格论析》（1986）、武占坤《常用辞格通论》（1990）、于根元等《实用语法修辞》（2003）等等）在谈到修辞格时，也必将反问列入其中。修辞学领域对反问句的定义说明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1）形式上是疑问句，但只问不答；（2）肯定形式通过反问语气表达否定的内容，否定形式则表达肯定的内容。（3）比普通的陈述句语气强烈，更富有说服力。上述定义指出了反问句的形式和意义不一致这一规律性的特点，也指出了反问句的修辞作用，对我们理解反问句起到了指导作用。

反问句作为一种特殊的句式，同时也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关注的对象。上世纪40年代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的出版标志着反问句研究的成熟；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反问句的研究基本没有新的突破；而自80年代开始，随着多种语言理论，特别是语用学理论的引进和逐渐普及，反

问句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繁荣阶段。学者们发表了相当数量直接或间接研究反问句的论文；同时，以反问句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也相继出现。如今，这个阶段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那么，反问句研究涉及到哪些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正是本文所关注的。

一、反问句的性质特征和定义

反问句的基本性质究竟是什么，学界存在争议。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反问句下了诸多定义，其中也涉及反问句的性质。

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1942，1982年版，282）中指出：反问句是“不疑而故问的句子”，“有疑问之形而无疑问之实”。

王力（1943，1985年版，169-170）在对语气的研究中论述了反问句：“凡无疑而问，为的是加重语意，或表示责难，叫做反诘语气。”作者认为：“一切的疑问式都可以当反诘用，这是可以由上下文观察出来的。”

刘月华等著《实用现代汉语语法》（1983，508）则认为：“反诘是表示强调的一种方式。……反问句的作用是针对一个明显的道理或事实用反问的语气来加以肯定或否定以达到加强语势的目的。”

符达维（1989）认为反问句“是一种运用语法结构（语法上的疑问句）达到某种语用目的的修辞手段”，因此表推测的疑问句不是反问句，表责问的也不一定是反问句。如：“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说话人说此句时如果带有一定的犹豫和揣测，该句就不是反问句；而像“这孩子！已经给了你了，你还哭！”（选自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中反问句的例句）这样的句子也不应该纳入反问句的范畴。

邵敬敏（1996，163-164）给反问句下的定义是：“反问句，又叫反诘句，是现代汉语中应用广泛，并相当有特点的一种假性问疑问句式。”并

进一步解释了反问句在语用上的三个特点：表示说话者内心的“不满”情绪；表示说话人主观的“独到”见解；传递说话人对对方的一种“约束”力量。

郭继懋（1997）认为：“反问句是一种间接地告诉别人他的行为不合情理的方式。”

张伯江（1997）在对疑问句进行重新分类，并给是非问句（指针对一个命题提问，要求答话者判断是非的疑问句）下定义后提到了反问句：“反问是一种有标记的是非问句，它借助‘不是’、‘难道’……有形的标记，把句子的否定意义推向极致。”同时指出：“反问句是一种修辞性的问句”。

范晓（1998，235）称：“反问也叫反诘，是指说话人借用疑问句的形式，说明一个事实或道理。语气是疑问的语气，语意却是确信无疑的。”

冯江鸿（2004，69-70）在《反问句的语用研究》中总结了汉语反问句的四个特征：

形式与交际功能的不一致。

句表形式与其隐含意义的转换。

交际功能的多样性。

表意的间接性和隐含性。

并认为：反问句是问句的一种特殊使用，主要表达间接的陈述，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各类断言和指令类言语行为。

以上我们列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反问句的定义。应该说，这些定义都从一定角度揭示出了反问句的性质。但是，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这些定义有些重合，有些互补，而有些则是互相冲突的。我们认为，如果只从形式特征上定义，很难触及反问句的核心本质，因为在一定的情境下，一切疑问句都可以当反问句用；而如果从功能上定义，反问句又是一个主观性非常强的句类，具有复杂性和模糊性，很难清晰界定。我们认为应该打破

成见, 引进“类典型论”概念, 从动态过渡的角度去分析反问句的性质特征。这些内容我们将另行撰文专门研究。

二、反问句的句法结构研究

反问句的句法形式, 传统观点认为同一般的疑问句并无区别, 只是表达功能不相同而已。对反问句结构的描写, 也都是以传统的四大结构类型(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为纲。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1942, 1982年版, 291-295)中指出:“反诘和询问是作用的不同, 在句子的基本形式上并无分别”, 并指出:“特指问和是非问都可以用作反诘句, 而以是非问的作用为最明显”, “抉择式和反复式是非问句, 因为都是两歧的形式, 反诘的语气不显”。其后的许多论著都是在此框架内分析反问句。如李铁根(1984)、邵敬敏(1996, 169-179)、范晓(1998, 235-238)等。

但是否所有反问句的句法结构都与疑问句相同呢? 反问句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标记? 近年来, 这一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高名凯(1948, 1986年版, 487-493)认为:西方语言的反问句与一般的疑问句没有区别, 汉语却非如此。汉语的反问句有自己的语法结构, 如,“岂”和“难道”就可以看作是汉语反问句的标志词。但对此观点, 有些学者并不认同。刘钦荣等(1992)和苏英霞(2000)皆在文章中指出:有“难道”的句子还可以表示带有疑问的揣测, 并非只表示反问。

徐思益(1986)将反问句分为弱式反问句和强式反问句两种, 认为弱式反问句即特指问、是非问、选择问、反复问等与一般的疑问句同构的反问句, 而强式反问句则是反问句特有的表达式, 如“S不就P”和“S能不P”(S和P分别代表主项和谓项)两种格式, 并分别从句法结构、语义结构和逻辑结构三方面分析了其特殊性。

李宇明（1990）也认为反问句式与询问句式是一种交叉关系，而非完全重合的关系，并列举了一些反问句式的形式标记，如由“什么”、“哪、哪儿”、“怎么”、“何、岂”形成的反问句式。而且，文章还提到了表示反问的一些固定短语，如“有完没完”、“岂有此理”等。

常玉钟（1992）将“岂有此理”等固定短语称为习用化的反问句，认为其含义、功能已经与结构形式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并在口语交际中很常用。后来的学者多接受了这种说法。

萧国政（1993）通过对毛泽东著作的分析，指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反问形式有三种，分别为：词语反意形式（即能充当反问句形成条件和识别标志的词语，如“难道”、“岂”、“宁”等）、格式反意形式（即词语与词语同现构成的某种框架，如“不是…吗？”等）和语境反意“形式”。前两者可以看作反问句的形式标记，而后一种没有识别反意的形式标记，需要通过语境来识别。

史金生（1997）研究并确认：“除‘副+动’的‘不是’外，表提醒和表确认的两个‘不是’只能用在反问句中”，如“今天不是还得拍电影吗？”中的“不是”表提醒，“世道变了，北京人的日子过得顺心顺气了。可又不能人人顺心，个个顺气不是？”中的“不是”表示确认。

刘钦荣（2004）发现：对反问句来说，特指问和是非问有某种对应关系，可以互相变换；在特指问反问句中，疑问代词“怎么”和“哪里”如果做相同的成分，也可以互相转换。这些现象说明，反问句和询问句的变换形式是不同的，因此反问句和询问句不是严格意义的同构形式。

李晟宇（2005）在文章中列举了“呢”字反问句的多种形态标记，并指出：许多反问句都是疑问句式的超常使用造成的。

综上所述，多数研究者认为：大部分反问句与一般的疑问句表层形式相同，但其特有的表达形式也同时存在。这些研究结论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来说很重要，因为形式特征的显著和清晰能降低反问句认知和使用的难度。

我们有必要从教学语法的角度整理分析反问句的句法结构特征并运用到教学中去。

三、反问句的语义特征研究

反问句的语义特征也是研究反问句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反问句要表达的真实意义是对其句表意义的否定。

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1942, 1982年版, 291)中指出:“反诘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反诘句里没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否定;反诘句里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肯定。”刘月华在《实用现代汉语语法》(1983, 508-516)中也基本认同吕先生的观点,并具体分析四种类型反问句的语义和语气。李宇明(1990)和朱俊雄(2004)则分别从反问句的结构形式入手,逐类描写了反问句的否定类型和否定指向。朱俊雄发现,虽然三类反问句(正反问归入选择问)都是对句表命题的否定,但否定的“质”与“量”却并不相同;他还进一步指出,“因为选择问形式的反问句包含了几个选择项,究竟肯定哪一项,否定哪一项,必须依靠语言环境才能确定。也正因为如此,反问句常用特指问和是非问的形式”。

许皓光在《试谈反问句语义形成的诸因素》(1985)中认为影响反问句语义的因素至少有五个:一是语言环境,二是副词“不是”“还”等的使用,三是语句重音的转移,四是疑问代词意义的虚化,五是语序的变化。刘松汉(1989)也指出:反问句必须有充分的语义前提,才能表达一个必然的毫无疑问的结果,而一般疑问句则没有。刘钦荣(2004)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语义前出现七种情况。

对于选择问和正反问反问句,学界一般认为需凭借前后语境才能确认其意义,但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李铁根(1984)中分析了“X不X”

正反问反问句。这类反问句既可表示肯定，也可表示否定，如“你说可笑不可笑？”句，形式上是肯定和否定并列，实际的意思则是肯定的；而“你讲理不讲理”的意思则是否定的。作者认为，此类句子不一定非依靠语言环境才能确定是肯定还是否定，X（此处的X既包括形容词也包括动词或动词短语）的性质才是决定肯定还是否定的关键。凡像“可笑、讨厌、丢人”等表贬义的词语进入“X不X”格式，反问句就表示肯定，而像“讲理、听话、要脸”等表褒义的词语进入“X不X”格式，反问句就表示否定，并分析了“可爱、漂亮”等词在正反问反问句中表示肯定的特殊性及其原因。指出“正反问反问句因为肯定否定同在，难以在句式上表现出倾向性，因此通过词语的选择来表示倾向性”。这一分析指出了词语语义对反问句语义的制约作用。刘瑛（2005）又进一步对此做了分析。

三个平面理论的提出和推广为学者们研究反问句提供了新视角。人们发现，反问句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语义层面上，更多的是体现在语用层面上。反问句的意义是多层次的。常玉钟（1992）首先提出应区分反问句的语义和语用义，认为“语义指的是词语和句子本身的意义，是不受语境影响的意义；……而语用义是言语使用上的意义，是在语境中才能确定的意义。语用学不仅……了解说话人说了什么，还要了解……说话人说的意味着什么，用它表达什么。”其后，郭继懋（1997）把反问句的意义分为显性和隐性两部分：显性意义是反问句的字面意义；隐性意义是会话隐涵意义。指出表达隐涵意义是使用反问句的最终目的。刘娅琼（2004）则将反问句意义的两部分分别称为理性义与附加义。所谓“理性义”指的是与反问句相反的陈述句的意义，而“附加义”则指反问句特有的语用意义。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反问句意义的解释是逐步深化的。反问句很多时候是一种语境句，要深入理解它的意义，就必须充分考察它的使用情况和使用功能。因此，从语用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反问句成为大势所趋。

四、反问句的语用分析

对反问句进行语用分析的文章比较多，我们将其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反问句的使用条件：

黄汉声（1981）在《现代汉语 语法修辞》一书中首次提到了从修辞角度运用反问句应该具备的前提：一是要对所阐释的问题有清晰明确的认识；二是必须有充足的论据；三是因为反问常用于说理或叙事之后，因此使用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才能使反问切中要害。

郭继懋（1997）认为使用反问句需要具备一定的语义语用条件，一是发生了一个行为 X，有人认为 X 对，说话人认为不对；二是存在一个预设 Y，即说话人认为真实正确的一个命题；三是行为 X 与预设 Y 具备两种逻辑关系：a 是“如果 Y 真，那么 X 不合乎情理，是错的”，b 是“X 只是在 Y 的否定命题为真时才合乎情理，才对”。a 和 b 也具有预设的性质。并且认为反问句的意义应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显性的，是反问句的字面意义；另一部分是隐性的，是会话隐涵意义，而表达隐涵意义是使用反问句的最终目的。以上述理论为依据，作者分析了反问句“你想抽死它？”：该句的条件 1 是发生了甲使劲抽马的行为，甲认为这么做对，说话人乙认为不对；条件 2 是甲不想抽死马的预设；条件 3a 是如果甲不想抽死马，那么他这么抽马是不对的；条件 3b 是甲使劲抽马只在他想抽死马的时候才是对的。因为具备了以上条件，说话人用了“你想抽死它”这个反问句，这个句子的字面意义是“你并不想抽死它”，隐涵意义是“你这么抽它是不对的”。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使用反问句时，说话人总是预先设想别人可能会有相反的观点”，因此，反问句都有一种辩论语

气。

赵雷（2000）将反问句的使用条件归纳为两点：一是说话人对某种已经发生的自认为不合情理的行为或言论予以否定，二是说话人对自己主观预想的某种行为或言论进行否定，借以强化自己正面肯定的观点。应该说，赵文观点只是对郭文观点的总结和简化，没有提出更新的见解。

我们认为以上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反问句，如“现在生活好了，谁家里没有个十万八万的存款呢？”、“这不是小王吗？”就只是一种间接的陈述，并不是郭认为的“是和别人辩论”。

2. 反问句的语用功能：

语用功能在有的文章中也被称为语用含义或隐含意义。常玉钟（1992）指出，反问句的语用含义具有隐含性、行为性和多样性三个特点。其后，多篇研究文章都从不同角度总结描写了反问句的语用功能。

邵敬敏（1996，164-167）指出反问句有六种语用含义，分别是：困惑义、申辩义、责怪义、反驳义、催促义、提醒义。赵雷（2000）将反问句的语用功能总结为四点：一是表达不满情绪的功能，二是提醒、催促的功能，三是抒情、说理的功能，四是谦逊、客气的功能。刘娅琼（2004）认为反问句的附加义（即语用义）主要有以下三项：提醒义、评价义、强调义，其中提醒义是反问句最主要的附加意义。于天昱（2004）则将反问句的语用功能归纳为十二类，分别为：辩驳类、埋怨责怪类、催促类、提醒类、困惑类、阻止类、确认类、调侃讽刺类、劝解类、客套类、出乎意料类、和鼓励类。可以看出，反问句的功能分类有细化的趋势。其实刘松江早在1993年就撰文指出：“无论是鄙视、厌恶，还是嘲笑、讽刺，是安慰、劝解，还是漫不经心、无所谓。总之，凡属人所具有的各种情绪都可在反问句中得到反映”。

我们认为，从本体研究的角度看，反问句的语用功能复杂多样而且主

观性很强,用归纳说明法很难穷尽描述;而从教学语法的角度看,反问句到底有哪些功能,这些功能中哪些常用、哪些不常用,表达某种功能主要使用哪些句式等等都是教学中需要解决和面对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适当地量化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对反问句进行教学时科学地安排教学顺序和教学内容,因此以上研究有其价值所在。

3. 反问句的反诘度:

我们在使用反问句时可以发现,有的反问句反问语气很强,而有的反问句则很弱。这种反问程度的差别,我们可以称为反诘度不同。反诘度是反映反问句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是于根元。他在《反问句的性质和作用》(1984)一文中指出“反问句在不同情况之下,相对而言,否定有轻有重,问话人否定的情绪以及对对方感觉到的被否定的程度也相应地有所不同”。而否定的轻重,取决于否定的对象、反问时的表情态度、反问者的身份以及与对方的关系。

而后,刘松江(1993)从交际作用的角度分析反问句,指出反问句反映的人对各类情绪态度可分为缓和、严肃、强硬三大类,如以下三个反问句:“小王不是已经走了吗?”、“你怎么总把窗户关上?”、“装什么哑巴?”反问的程度显然是不同的。该文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反诘度的问题。

邵敬敏(1996, 179-182)在《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一书中专辟一节讨论反问句的反诘度问题。他将反问句的六种语用功能归结为三个等级,分别为强级(责怪、反驳)、中级(催促、提醒)和弱级(困惑、申辩)。并认为影响反诘度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疑问句的内部类型,二是交际的目的性。而对话者的身份、语境的制约以及对象的差异也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晏宗杰(2004)引入利奇(Leech)的礼貌级别理论,分析比较了

“V+ 什么”和“V+ 什么 +V”两类反问句式，发现两类句式的礼貌级别不同。前者侧重表达说话人不耐烦的情绪，具有间接性，如“吃什么吃？”；后者侧重表达说话人严厉、愤怒的情绪，具有直接性，如“你哭什么？真没出息！”。礼貌级别理论虽不能涵盖所有的反问句，但无疑对我们研究一些不同形式反问句反诘度的差别开辟了一个新视角。

语气和态度上的差别在语言研究中向来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其主观性很强。比如“看什么”是否就比“看什么看”更礼貌一些，我们还心存疑问。但礼貌级别理论无疑对我们研究一些不同形式反问句反诘度的差别开辟了一个新视角。

4. 反问句的回答系统：

语法学界曾普遍认为反问句由于发问者心中已有明确的意见或想法，所以并不要求回答，这一理解实际是不准确的。近年来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反问句要求回答，可以回答，并且能用来作答。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于根元（1984）。他在《反问句的性质与作用》一文中举例如下：

(1) “我是好意，难道你不知道？”

“知道。”

“难道我不该开诚布公和你谈吗？难道我们之间还用忌讳什么吗？”

“确实什么也不用。”

(2) “什么身份？把辛辛苦苦的钱，扔在这里摆阔气，值得吗？”

“怎么不值？能找个妻子，你终身大事就解决了。”

该文还详细分析了反问句的答语。根据回答的人将其分为自问自答和此问彼答两种；根据回答的内容分为赞同回答和当一般问句回答两种情况；即使是没有回答，作者也认为“不回答并不能说明反问句不期望回答、无须回答或者无可回答”。最后得出结论：“反问句往往要求对方不做反对

的回答”。这一观点与以往研究认为反问句不需回答的结论明显不同，具有开创意义。

邵敬敏（1996，182-186）进一步阐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反问句是一种对答语导向性十分明显的问句”，常常“要求对方的回答与自己的看法保持一致”。邵也将反问句的答语分为自问自答和自问他答两大系列。前者又分为强调性答语、释因性答语、致果性答语三种；后者分为一致性答语、释因性答语、推论性答语、申辩性答语和反驳性答语五种。可以看出，该文对反问句的回答作了更加细致的分析。但是，作者忽略了反问句作为答语这一情况。而且没有区分针对反问句表层意义和隐含意义的回答。

朱晓亚（2001，198-204）对反问句的回答进行了更详细的分类。她把针对反问句的回答分为两大类：一是针对反问句表层的回答，即把反问句当一般问句来回答；二是针对反问句深层的回答，听话人如果听懂了反问句并遵守对话中的合作原则的话，一般都会作出这种回答。而这种回答又有顺应性答语和非顺应性答语两类。对这两类答语，文章又分别作了进一步细分。但朱的分析没有说明来自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回答的不同。

聂莉娜（2001）将答句类型分为合意答句和不合意答句两种，分别对应朱文的顺应和非顺应性答句，只是名称不同。但没有仅仅局限于分类，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引出合意答句必须遵守的准则以及出现不合意答句的原因。这是该文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说反问句不需要回答与言语实际有出入，反问在有些情况下是有答句的。现阶段对针对反问句的回答研究得较充分，但对用反问句来回答问题的情况研究得还不够，而后者直接影响对反问句性质的把握。因为很多习用化的反问句都是作为答语出现的，如“哪里哪里”、“那还用说”、“可不是吗”等等。

五、反问句的教学研究

近年来,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研究反问句渐成热点。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资料而言,正式发表的论文有4篇,而专门研究或部分涉及到反问句教学的博硕士论文则有十数篇之多。这些研究文章都指出: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中反问句的教学面临困境。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 反问句细腻复杂,而教材(包括大纲)的解释与编排简单机械;2. 对外汉语教师对反问句重解释轻操练或不知如何操练;3. 留学生对反问句的使用存在回避心理。

赵雷(2000)对留学生理解和使用反问句的情况做了调查与分析,认为大纲和教材对反问句的说明都存在问题;并按课型设计和讨论了反问句的教学对策。董付兰(2000)对《王朔小说·纯情卷》进行反问句语料分析,得出结论:反问句是适应人们表达上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否定形式。在这一结论的指导下,作者突破教材的限制,在教学中将反问句作为否定的一种方式来处理,颇有新意。肖治野(2006)则主要调查留学生使用“怎么”类反问句的情况,认为对不同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反问句教学的侧重点应该不同。朱淑仪(2008)调查了中高级水平留学生对四大类十四小类带有形式标记的反问句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并从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两方面提出了教学建议。

于天昱(2004)的硕士论文通过语料库,对十类二十三种典型有标记反问句分别从句法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作了频率统计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反问句句法形式和其交际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篇论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反问句功能的复杂和多变,但还是反映出了反问句使用的概率和趋势,对反问句的教学特别是教材编写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其他的硕士或博士论文,有的重在分析反问句的性质特征和句法结构,如朱女

朱(2004)、殷树林(2006)、王菊平(2007);有的重在考察留学生反问句习得情况,如潘莉(2007)、朱淑仪(2007);张寅男(2008)则结合HSK考试相关内容,分析反问句教学与使用的矛盾,并从认知与语用角度总结了反问句教学策略。

我们认为,要彻底改变反问句教学的现状,需要先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反问句什么时候用,对谁用,怎么用,用什么以及留学生为什么不用或用不好。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反问句的本质特征,一方面要对母语使用者和二语习得者反问句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根据统计结果修正大纲、设计教材。对教师而言,讲练反问句一定要有形式、功能、情景相结合的教学思路;同时,要充分考虑留学生的母语结构和国家文化,针对留学生的生活设计情景。

结语

综上所述,反问句已有研究成果颇丰。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论文数量逐年增加,研究的问题也不断深入、细致,在许多方面都有了突破性进展。从研究内容上说,现有研究已经开始运用多种语用学理论对反问句性质特征进行探讨;不断发现和整理出反问句特有的句法结构;多角度、多层次分析整合反问句的语义语用条件和交际功能;同时,反问句教学法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从研究方法上说,现有研究逐渐从以归纳描写为主过渡到使用实验统计等方法,这种转变无疑加强了反问句研究的科学性。但我们在肯定进步的同时也发现有些问题值得注意:有的研究运用语用学理论分析反问句,但对语用学理论本身把握得不够准确深入,因此虽然语料翔实、描写细致,但分析流于表面化,解释力明显不足;反问句教学法研究中,虽然使用了统计和调查方法,但普遍存在被试数量少、语料较单一的问题,降低了结论的可信度。另外,分国别的反问句对比与习

得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

总之,今后与反问句相关的语法语用研究需要加强理论探索意识,而与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提高。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 语法修辞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3
- 常玉钟 试析反问句的语用含义 汉语学习 1992 (5)
-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陈志明 《论语》疑问句考察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1)
- 董付兰 谈反问句及其教学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0 增刊
- 范晓 汉语的句子类型 太原:书海出版社 1998
- 冯江鸿 反问句的语用研究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 符达维 不宜扩大反问句的范围 中国语文天地 1989 (6)
- 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 郭继懋 反问句的语义语用特点 中国语文 1997 (2)
-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编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 胡裕树 现代汉语(重订本)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黄汉生 现代汉语 语法修辞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1
-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 李宇明 反问句的构成及其理解 殷都学刊 1990 (3)
- 李宇明 疑问标记的复用及标记功能的衰变 中国语文 1997 (2)
- 李晟宇 “呢”字反问句的产生条件 语文建设 2005 (2)
- 李铁根 正反问形式反问句的语义区分 汉语学习 1984 (4)
- 刘钦荣 反问句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 (4)
- 刘钦荣 金昌吉 有“难道”出现的问句都是反问句吗?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2 (3)
- 刘松汉 反问句新探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9 (1)
- 刘松江 反问句的交际作用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3 (3)

- 刘娅琼 试析反问句的附加义 修辞学习 2004 (3)
- 刘瑛 正反问反问句中谓词的类及其形容词性倾向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5 (1)
- 刘月华等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3
-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 马建忠 马氏文通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 聂莉娜 反问的非零形答句 修辞学习 2001 (5)
- 潘莉 初、中级留学生习得汉语反问句的调查研究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邵敬敏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沈家煊 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界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0 (2)
- 史金生 表反问的“不是” 中国语文 1997 (1)
- 苏英霞 “难道”句都是反问句吗? 语文研究, 2000 (1)
- 唐钺 修辞格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23
-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 王菊平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王希杰 汉语修辞学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3
- 吴士文 修辞格论析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 武占坤 常用辞格通论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
- 萧国政 毛泽东著作中是非性反问句的反意形式 中国语文 1993 (6)
- 肖治野 从“怎么”反问句看反问句教学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4)
- 徐思益 反问句特有的表达式 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86 (4)
- 许皓光 试探反问句语义形成的诸因素 辽宁大学学报 1985 (3)
- 晏宗杰 从“V+ 什么+V”看汉语表达的礼貌级别 汉语学习 2004 (5)
- 杨树达 高等国文法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 殷树林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于根元 反问句的性质和作用 中国语文, 1984 (6)
- 于根元 反问句的某些形式标志 语法研究和探索(七)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 于根元 实用语法修辞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
- 于天显 典型有标记反问句研究—兼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反问句教学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 张伯江 疑问句功能琐议 《中国语文》 1997 (2)
- 张寅男 从认知和语用的角度看反问句的对外汉语教学—结合 HSK (初、中等) 考试相关内容

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赵雷 谈反问句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0 (3)

郑颐寿 比较修辞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朱俊雄 反问句的否定指向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4 (5)

朱女朱 反问句的句法结构及语义、语用分析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朱晓亚 现代汉语句模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朱淑仪 中高级留学生汉语反问句习得情况考察 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0)